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屯漕類

**營田事例** 怡賢親王總理水利營田時，與大學士朱文端公軾彙奏營田事例四條：一，自營己田者，照頃畝多寡，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；一，效力者，酌量工程難易、頃畝多寡，分別錄用；一，降革人員效力者，准開復；一，流徒以下人犯效力，准減等。從之。

### 陝省屯田之利

陝西提督王進寶平蜀亂後，駐節固原，大興屯田之利，身先士卒，力耕百畝，將校以是為差，於是西邊無曠土矣。

### 伊犁屯田

伊犁屯田，有兵屯，有回屯，有戶屯，初無旗屯。兵屯者，綠營兵丁之屯，回屯者，回子之屯，皆創自乾隆庚辰。時初設兵駐守，高宗以武定功成，農政宜舉，特命辦事大臣阿桂專理屯田，由阿克蘇率滿洲、索倫驍騎五百名，綠營兵百名，回子三百名，越木蘇爾，達巴罕，至伊犁，鎮守辦事。搜捕瑪哈沁，招撫潰散之厄魯特，即以綠營兵築城，回子乘時興屯，開渠灌溉，是為伊犁屯田之始。辛巳至己丑，陸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，五年更替，五百名差操，二千名屯種。戊戌，將軍伊勒圖奏准，改為攜眷，定額三千名，以五百名差操，二千五百名屯種，分為二□五屯，仍視倉儲之多寡，隨時增減屯種。此兵屯也。回屯，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弩克之地分撥墾種。次年，調取伯克，並由烏什、葉爾羌、和闐、哈密、吐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，至戊子，共有六千三百八□三戶。內除彥齊回子【彥齊者，除伯克品級給與服役之回子。】三百二□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為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□戶養贍口糧外，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，分屯耕作於固勒札建寧遠城，設阿奇木伯克管轄。此回屯也。戶屯者，商民之屯，創自乾隆癸未，至辛丑，將軍明瑞等先後奏明，商民張子儀等三百三□三戶，以無礙屯土之隙地，請撥令開墾，按例升科，永為土著。此戶屯也。以上兵、回、戶屯行之有年，惟旗屯則前此所未有，至嘉慶壬戌而始興。先是，乾隆甲申、乙巳、庚戌，疊次奉旨，以駐防官兵生齒日繁，諭令種地，用資生計，歷任將軍皆因灌溉乏水，未及籌辦。嘉慶壬戌，將軍松筠奉命督飭所屬，履勘地勢，相度泉源，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，濬大渠一道，逶迤數□里，引用河水灌田。又於城西北覓得泉水，設法疏濬，築隄岸，開支渠，引溉旗屯地畝。又於城東北，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，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遠城八旗官兵，均令閑散餘丁代耕，並雇人佃種，永為世業，得旨允行。嗣又濬大渠一道，與前所濬之渠通名通惠渠。並於其東阿齊烏蘇地方濬大渠，引關里沁山泉之水，灌田數萬畝。此旗屯所由始也。

### 哈密屯田

哈密所屬塔爾納沁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，例額有種地遺犯一百八□名，隨兵耕種。乾隆癸巳，陝甘勒制軍爾謹以遺犯絡繹撥充各省，改發新疆人犯，俱擬烏魯木齊安置，哈密並無續發之犯，因請於發遣伊犁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，擇其年力精壯堪任力作者，截留備補，五年期滿，其原擬為奴者，仍發原配為奴，原擬種地當差者，仍發原配種地當差。得旨，只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，重者不准。癸丑，屯田缺額，遂於加重改發新疆為奴人犯內，擇其情輕者截留。後以發遣新疆情輕人少，不敷耕作，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，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，暫准截留補額，俟有情輕者到哈密，再將所留重者更替，照原擬發落。蓋從僧保住之請也。

### 富俊開墾雙城堡

嘉慶間，蒙古富俊歷官盛京等處將軍，居邊徼垂四□年，撫養士卒，無異家人父子。建議雙城堡開墾地畝，築立堡舍，歲徙京中閑散旗戶以充塞下。

### 青海墾務

長白某鎮青海，甫下車，擬大興屯政，廣闢利源，以改設行省。上書當道，微探朝旨，時光緒丁未也。綏遠、歸化適以邊屯啟釁，興大獄，邊吏方以覆轍為戒。某乃力排群說，就商於武進蔣康。蔣熟習邊務，精地理學，隴西良吏也，力贊某議。某遂疏陳屯田便利，略謂預備設省，自墾殖入手，畜牧既繁，土質自肥，地利既闢，人種自聚，由屯防而設軍衛，由軍衛而改郡縣，不出□年，遐荒可頓易舊觀，期以三□年，或可遍於全境。部議從之。先訂開墾簡章，茲錄其要者如下：一，查地、放地約分四路：近邊一帶抵於海西岸，周海四面三百里以內之地為一路，由丹噶爾、巴燕峽出口，循湟水而進；柴達木以北極於西北境為一路，由大通之永安、俄博出口，緣海北面而進；柴達木以南巴顏拉哈刺山以北為一路，由丹噶爾正西日月山出口，至下郭密，循黃河北岸而進。此三路皆在黃河以北。黃河南岸，西至巴顏拉哈刺山以南極於西南境為一路，由貴德西三屯出口，至上郭密，循黃河南岸而進。一，蒙、番游牧地，寺院香火地，令其開報四至八到界限，會同查勘明白，由公家按段接收，取具呈請開墾切結，所有蒙古之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公、台吉，各率各級章京，番族之千戶、百戶，各率百長，寺院之呼圖克圖、僧綱、法台，各率香錯，均依次畫押鈐印。凡游牧、香火之地，除將園寢、寺塔、鄂博、聖泉等仍行劃還，及沙漠、磽确、低窪、鹹鹼等，一律剔除外，餘如平原、山坡，再留□之二三，作該地民人畜牧之場。一，近邊一帶游牧、香火地開已成熟者，類皆錯雜不成段落，內有各地主，或招漢。蒙、番民承種，或典與漢民開荒，甚有輾轉出典者，如焚絲之不可治，未便澈底澄清，致生墾務阻力。初次開辦，所有成熟地畝，一律認各地主，令其報明，隨同員役丈量，填給執照，如有出典未贖者，另於照尾註明，以免典主受累，該熟地臨時仍不起征，亦照墾荒例三年後升科。一，歷次所辦蒙荒丈法成案，均以二百八□八弓為一畝，□畝為一端，四□五端為一方，每毛荒一端，作為熟荒七畝，收價升科。此次墾戶承領荒地，三年成熟後，但計畝升科，不取地價。征糧數目，復照邊地賦額，再行核減，不征草束。糧賦以六成歸公，四成給各地主，作為租課。一，青海土壤雖饒，寒瘴頗厲，招徠外省客民，既恐經費不敷，又虞水土不合。惟甘肅人民風土性情，易於習慣，先由本省招民開墾，而後推行於他省。一，青海河道、湖泊及山泉甚多，其大河兩岸，及近湖近山之處，水味足以溉田者，可以相擇地勢，開濬溝渠，以興水利。倘有淤湮故道未沒者，因勢開通，更屬事半功倍。一，青海地面，除郭密、柴旦略有房屋外，其餘盡恃帳幕以蔽風雨，數遷其居，殊非久計，亦不足以墾戶之心。沿途應擇要地，道路四通，水草最富，及墾戶最多處所，各建土房數□間，以便屯軍。軍能久戍，墾戶可安居樂業，未來者亦不至視為畏途。宣統己酉春，乃設立青海墾務總處於西寧。

### 漕弊

漕政首禁浮收，其弊實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。旗丁之索費，又由於沿途公用，且通倉胥役、催趲員弁索費於旗丁。故歷屆兌漕，州縣有協濟之款，積久視為應得，更思逐漸加增，以倡率停兌為挾制之端，以措勒通關為刁難之具。水手出入淮境，不虎而鼠，首尾帖然，及至江南，則玩易官府，欺凌民船，霸道橫行，莫敢正視。蓋水手實為旗丁之爪牙也。衛官在淮，奉法惟謹，不率，則漕督褻其章服而扑之。既至江南，挑米色，促兌期，互為狼狽。蓋水手又旗丁之羽翼也。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，州縣亦必藉口浮收於小民，加五加三，風節兩耗，蠹書差保，腹削無藝，此在民之害也。州縣一年支用在此，通省攤捐亦在此，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，漕米一石，協濟銀三四錢不等，合計已及數萬，此在官之累也。在顛頂之州縣，未必諒百姓之苦，在顛愚之百姓，亦無由悉州縣之難，下怨上尤，互相詬病，而皆不為無因。其病民、蠹官大為漕害者，則相沿之陋規是已。或田無一畝，包漕至數□百石，或米無升合，索費至數□百金，人數多者三四百名，陋規竟至二三萬兩，沿習已久，殊駭聽聞，豈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。

### 蔡襄敏除漕弊

漕政之壞，在順治初年吳惟華、沈文奎二督時。至乙未，蔡襄敏公自撫遷漕督，承吳、沈之後，力反弊政，首議卹軍，行計田

起運之法。漕法，每船□丁，一旗、九甲，郡佐僉點衛軍充之，各州縣船若干為一幫，運弁領之，事皆主旗甲。明季，屯政久弛，貧軍多以田典質於僉點。時富軍營脫，貧軍充運行，月糧又不時給，漕胥陋規多，軍每稱貸以應之。及抵水次，橫肆需索，猶不足以償所貸，侵蝕糧米，甚至有虛舟者，填入土石，蓋米其上，過淮時，行賄求免盤驗，以致漕欠日積。襄敏下令僉點，運丁必擇其有田者，家既饒足，糧可無逋，亦免貧軍承運之累，軍皆稱便。再請行派定水次之法。蘇、松、常、鎮四郡，糧多船少，例派江寧諸衛三□幫輪運，歲有更易，而淮、揚諸衛亦效之，舍近就遠以濟其私。每年八月初，派單赴次，必行賄胥吏，營求善地。是時漕胥豪橫，有趙、項、毛、曹四天王之號，而趙華陽者專司派單，尤恣，軍患苦之。襄敏上疏派定水次，令各衛所就近運糧，江寧各幫派定四郡水次者，不復更易，永著為令，遂免派單之費，尤稱便。而淮、揚間猶有稱不便者，安淮大河尤甚，蓋二衛率多胥吏之親故，每避本鄉而求善地。至是，襄敏以淮地糧少船多，而山東船少，歲常僱募民舟，乃公撥二衛餘船協運山東。又令每歲南北更番，以均勞逸。二衛以不得遂其私，未免怏怏，而淮、揚縉紳亦有陰和之者，乘襄敏歸，新督亢得時至，將圖變法。會順治己亥上海之變，亢赴水死，襄敏再起督漕，法乃定。庚子，御史馬騰陞按部至松，見松民之困於糧役也，建議請行官收官兌之法，會商於襄敏。襄敏詢之王勝時，王力言其便，襄敏贊成之。疏上，報可。先是，松江漕法，縣令僉典當戶為糧長，收之於民，而兌之於軍，名曰「收兌」。承斯役者，官吏誅求，運丁勒索，無不破家。民多棄田以避役，地荒賦逋，勢將不支。馬下採輿議，聽民輸糧官倉，官兌之於軍，使軍民不復相見，民乃大悅。運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，過淮，虜愬於襄敏，斥去之。馬旋以他事株連坐法，民皆痛之。

### 蘇漕

明初，虐待吳人，民田每畝，於丁糧之外，別徵冬米，後謂之漕，官書尚稱米，所謂正兌米、改兌米是也。又有白糧，以供皇帝玉食。其始，宮府、親藩、大官、闈宦皆食白糧，後漸減省，不令廝養同享精鑿之奉，乃改若干白糧之額為米。明初徵米之重，畝徵數斗，由後觀之，若可駭詫，其實當時米價，每石值銀數錢耳。《上海縣志》：法華鎮當明季時，以其地產棉不產糧，改徵米折，折銀每石四錢。其時銀價又每兩不及千文，俗尚以六百文為兩，皆銀賤時之所遺傳。乾隆時，尚以銀、錢並徵，銀一兩與錢一千文等。而雍正《硃批諭旨》，載當時始定功令，專摺奏報米價，恆不准米石價逾四錢，則亦四百文購米一石耳。明初徵米，每畝三斗，亦不過值錢百文以內，值銀一錢左右而已。豈料米價、銀價俱漲，如近代厲民之甚哉。

### 折漕

道光末季，戶部籌庫儲，王大臣議遣使釐積欠，開礦稅，折南漕，期在必行，有異議者以莠言論。兩江總督李文恭公沅力持不可，再上章開陳利害，於折漕尤剴至，宣宗轉圜納之。

### 汰除蘇屬漕規

蘇屬漕規，向有官、儒兩戶，類多詭奇，弊竇叢生。雍正甲辰奉旨，悉數汰之。

### 楊勤愨理漕

楊勤愨公錫紱，江西人，任漕督二□年，以清介稱，高宗信任之。時漕運通暢，旗丁富庶，天庾賴之以濟。謝薌泉御史巡南巢歸，告禮親王曰：「見公所定條例，每項皆有寬饒餘利，使人樂於從事，故所理井井，久而易行。」後某議撙節，國課所省無幾，而諸事叢脞，至私貨滿艙，官米遂虧絀遲滯矣。

### 縣官不願收漕

嘉慶間，張南山維屏官黃梅知縣，素著循聲，值大水，乘小舟勘災，往來不息。一日，舟被急溜衝去，得樹免於溺。調廣濟，漕務非折色，規費無所出，張曰：「理不直則氣不壯，吾寧舍官以伸氣。」引疾去。汪文端公廷珍語人曰：「縣官不願收漕，世所罕見也。」

### 胡文忠祛百年漕弊

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撫湖北，當漕政刑弊時，爬梳釐剔，歲為人民省一百四□萬，為帑項增四□餘萬，提存三□餘萬於庫。文宗謂其祛百積弊，甚屬可嘉。

### 漕變

皖北州縣差役，每遇詞訟，納錢請票，而數倍取償於民，歷任官吏皆以為肥，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。皖人周某官於楚，以楚無是利，謀加漕價，石至□千外。崇陽諸生鍾人傑，富而好善，民感戴之，遂奉人傑為首，抗糧不完，聚眾至二萬人，兵械、火器甚盛。大吏得報，罷周某官，解散黨羽，調兵縱謀，擒首亂數人。事甫定，而有未陽之變。未陽人楊大鵬者，小有才，亦以漕價太重，集眾數千人作亂，知府高人鑑乘其部署未定，襲斬數□人，平之。大鵬亦諸生，家小康。同時江、浙均有抗糧案，幸未起事而平。

### 海運

全漕之歲，糧艘渡黃者九□餘幫，凡四千五六百船，期以夏初報竣。乾隆間因挽運漸遲，京倉支放漸絀，英相國和乃通籌漕河全局，請暫僱海船，以分滯運，酌折漕額，以備治河。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，招商買米，接濟通倉。事下督撫會議，大吏以采買多弊，窒礙難行，乃先將蘇、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。事屬創行，剔奸、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，立法甚周。海船畏淺不畏深，畏礁不畏風，惟元代新道最善，後估舶所行者是也。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，合計四千餘里，約分六段：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；第二段曰佘山，為東出大洋之標準；第三段北向偏東，至海州鷹游門，是為蘇省洋面，中經黑水洋，深碧無底，黃河入海，自成一線，雖風濤衝擊，與海水不相雜也；第四、五段，北至廟島，屬山東；六段西北止天津。佘山一名南槎，與文登北槎相對，海行至此，始見島嶼。山東百有五島，居民稠密，雞犬相聞，以榮城之石島為最。生其間者，耕種桑麻，男女婚嫁，與他地渺不相通，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。倘所謂□洲三島者，即此類耶。大洋中以鍼盤定向，以更香計時，而深淺尤恃水托；範鉛為錘，繫以長繩，橫如兩臂，為一托，自□托至五□托不等。時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，是為試行海運之始。

浙江向例，全省各州縣供漕糧七□萬石，後皆由州縣自派人運至上海，交海運局，由沙船運至天津。又全省供白糧共二□八萬石，內有白粳、白糯二種。白粳供二品官以上祿俸，白糯則供朝廷祭祀之用，向皆由各州縣自贖。同治改元以後，因自備贖坊，為費不貲，乃統向上海之元益、彙興二米店購辦。然二店即糧道署中人所設，獲利極厚，如海斛每石不過元二角，而該店用漕斛反需七元五角。每年並須報效糧道數千金。糧道某某並自有股分在內，如不由二店承辦，則收米時必肆行挑剔。然各州縣曾奉糧道諭，謂坊中所贖，恐不潔淨，必須自贖為便。後經各州縣聲明，謂由坊贖較便，而每年糧道仍必下文書責令自贖，並謂不得任令奸商市儈把持。又各州縣運米至申，向皆用袋，至海運局換袋運津。後各州縣改為散裝船中，其由申運津之袋，由糧道辦，而派各州縣每袋銀二分。後改用洋線袋，則徵銀一錢二分。然此費業經糧道報銷，故下各州縣，不用公事而用公函也。

### 海運道里

海運道里：自淮安府至安東縣九□里，安東至馬洛關五□里，馬洛至蘆浦四□里，蘆浦至楊寨四□里，楊寨至白沙關二□里，白沙至雲梯關二□里，雲梯至淮河套六□里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百二□里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□里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□里，鷹游山至蘆溝所五□里，蘆溝所至青口六□里，青口至興莊五□里，興莊至東流所一百里，東流所至濤洛場三□里，濤洛場至信陽場百二□里，信陽至齊堂島四□里，齊堂至靈山島九□里，靈山至竹槎島五□里，竹槎至浮島四□里，浮島至灣島六□里，灣島至鼇山管島三□里，管島至田橫島七□里，田橫島至欽島□里，欽島至青島百二□里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，灰島至炕兒島□八里，炕兒至元城島百二□里，元城至雙駝埠二□里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□里，寧津至成山衛五□里，成山至青雞島六□里，青雞至羅山所五□里，羅山至威海衛四□里，威海至劉公島五里，劉公至寧海州七□里，寧海至空空島五□里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□里，奇山至海山縣三□

里，海山至登州新海口八里，新海口至沙門島六里，沙門至桑島五里，桑島至萊州嶗山島四里，嶗山島至三山島八里，三山島至夫容島五里，夫容島至海倉一百里，海倉至魚兒鋪里，魚兒鋪至白浪河五里，白浪至八溝河五里，八溝至小清河二里，小清河至清河五里，清河至絲網口里，絲網口至江岔里，江岔至大口子四里、頭寨里，唐頭大口子至大清河里，大清河至塘寨至小沙河五里，小沙河至渾水汪五里，渾水汪至降河三里，降河至久山河里，久山至大沙河二里，大沙河至泊油河五里，泊油河至套河五里，套河至沙頭河里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里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里，桑句至徐家溝里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里，乞溝至大沽河二里，大沽至天津衛一百五里，天津至張家灣一百八里。通計淮安至張家灣，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里。

#### 海運視河運為省

安化陶文毅公澍撫江蘇，適河運大梗，詔江南大吏議海運，北倉、南漕交口撓之。陶毅然不顧，首致六石，由海達天津，視河運費省一倍。

#### 倉米

倉場侍郎署在通州，其管倉之吏謂之「倉耗」。某為倉場侍郎，欲除其弊，嘗親往檢視一廩，謂明日放某倉米。既去，倉吏夜雇人將某倉米移入他倉，而易以他倉朽米。次日放米，則皆紅朽不可食，仍由倉吏收回，每石僅值銀三、五錢，即易取倉中佳米以售之，獲利無算。